

书话

## 鲜活的历史 永传的佳话

——读单霁翔《大运河飘来紫禁城》 □ 刘小兵



收藏

## 青铜仙鹤缘何入选国家宝藏 □ 秦延安

大运河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留给世界的宝贵物质财富，它在沟通南北经济、传承历史文化等方面，都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即便撷取其中的一段截面，大运河的风采也足以令人动容。以此作为考量，原国家文物局局长、故宫博物院院长，现任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的单霁翔，从紫禁城和大运河的关系入手，所著的《大运河飘来紫禁城》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），就为我们勾勒了一幅鲜活的运河文化图。

作为已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大运河，它有着近2500年的悠久历史，全长约3200公里，流经国内30多座城市。它是世界开掘最早、里程最长、规模最大的人工河。书中，单霁翔以明成祖朱棣修建紫禁城为主线，从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历史、文化等不同的维度，详解了大运河在不同历史时期，特别是在修建北京紫禁城的城市建设中，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。

当年，营建紫禁城的砖石、木材以及南方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，包括后期修建明十三陵、清东陵、清西陵等皇家陵园所需的所谓“寿工砖”，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大运河的航运，运抵到京城的。现今北京通州一带，仍保留有部分当年漕运的遗址。就连它们现今的地名，也氤氲着浓厚的历史余韵，如负责堆放皇木的“皇木厂村”，负责城砖储存的“砖厂村”等村舍，仿佛依然在无声地叙说着两千多年前的繁华与兴盛。

大运河这条贯通南北的大动脉，将藏在云贵川原始森林里的珍贵楠木、硬合欢木等，远在苏州烧制的“金砖”，安徽、河南、山东等四省官窑烧制的墙砖，这些最能代表各地风物、体现工匠高超技能的物件运到了北京，用于建造紫禁城的亭台楼阁和皇城宫殿。期间，大运河不但是漕运

的河流，还是一条维系南北文明的“飘带”。当时，修建紫禁城所需的一些花岗岩，大多采自河北曲阳，巨大的石料在运送中同样困难重重。睿智的匠人们就想办法在秋冬之季，靠沿路打井，泼水成冰，以“陆上运河”的方式，将所需石料完好如初地运达到目的地。

从地理意义上说，大运河充分展示了人工河道的航运价值，并就此奠定了紫禁城600年的辉煌。即便从整个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脉络来看，这条古老的运河，在传承文明、赓续文化的进程中，更是扮演了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明清时期，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文化，从饮食娱乐到穿着配饰，从昆腔戏曲到苏氏园林，无不润物细无声地涵养着北京，紫禁城内更是随处可见江南的影响。特别是苏州的工匠们，除了担承着建造紫禁城的重任外，还在宫廷用品的制造修补方面，发挥了主力军作用，并为振兴北京的手工艺品制作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而更多代表南方的一些特色文化，也伴随着大运河的日夜流淌，在整个北京城广为传播。如今，通州享誉海内外的汤氏面塑艺术、运河船号子、运河龙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就是当年中华大地文明互鉴、南北文化兼收并蓄的结果。

此外，全书还专题介绍了沈括、郭守敬、农书、这些大运河的“设计总监”们，为大运河的修浚整饬注入了哪些智慧，运河如何繁荣了生产商业、丰富了民俗生活等内容，以此进一步凸显大运河在中国经济社会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。

鲜活的历史，永传的佳话，愿人们在关注大运河前世今生的同时，也期望全社会能投入更多的力量，守望相助，精心保护好我们这条“民族流动的血脉”。

大家一说起秦始皇陵，就想起闻名世界的兵马俑，但是对于秦始皇和陵墓的最初设计者来说，离得较远的兵马俑并不重要，因为秦始皇陵相当于秦始皇的家，家里是不能有战争的。只有离陵墓中心位置越近才越最珍贵，这就有了12月13日央视《国家宝藏》第三季热播的青铜仙鹤。

鹤，是东方独有的一种精神文化象征，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仙禽。据《雀豹古今注》记载：“鹤千年则变成苍，又两千岁则变黑，所谓玄鹤也。”所以鹤寓意长寿，并被赋予忠贞清正、品德高尚的文化内涵，在中国传统吉祥图案里较多，如鹤鹿同春、松鹤长春、松鹤延年等。

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记载，秦始皇陵东北侧有一条河叫鱼池。沧海桑田，日月轮回。两千多年的时光，让曾经的河床现在已难寻觅，但下游的鱼池水依旧。发现青铜仙鹤的铜禽坑，模拟的就是鱼池水禽所处的水环境。这些水禽由大到小由西向东依次排列，头部一律朝向河中央，展示的都是动态过程中的瞬间形态。《透甲开山图荣氏解》中说：“降北有阳石山，中有神农池。黄帝时，遣玄阳先生养龙于此。帝王历代养龙之处，国有水旱，不时祀池请雨。”一池水连接了天上人间，这只看似不起眼的青铜仙鹤便是媒介。它不仅反映了秦始皇借鹤为舆、死后成仙的梦想，还证实了秦人“事死如事生”

的思想观点。

在铜禽坑中，和青铜仙鹤一同出土的青铜禽共46件，其中铜鹤6件，青铜仙鹤是其中最完整的一件。这只青铜仙鹤高77.5厘米，长102厘米；踏板长47.5厘米，宽32.5厘米，厚1厘米。经

过两千多年的地下埋藏，虽然色彩斑驳，锈迹浑浊，但依旧掩盖不住其曾经的艺术精湛和色彩炫丽。在铸造工艺上，青铜仙鹤的头部、脖颈、腿足与身体都是采用分铸技术提前预制，然后通过融化焊接以及榫卯连接成整体。由于腿部是长杆型，受力较大，为防止断裂，在楔子内加有长铜条作为芯骨，膝部为实心的铜芯骨。在制作较细的腿部时，为了使内外楔子之间保持一定的空腔，采用铜钉支撑。表面的工艺缺陷及铸造缺陷均以铜板镶嵌法进行补缀，再经过打磨修整合模，这项工艺在先秦时期并没有，只有同时期的地中海地区的古埃及、古希腊以及罗马时期青铜雕像有大量使用，但这项技艺如何进入秦朝现在还未解析，而这只青铜仙鹤也成了该工艺在我国的最早应用实例。

青铜仙鹤不仅集多种铸造技术于一身，还表现了秦代工匠的多种艺术塑造技巧，使得我们对秦代青铜制造工艺和造型装饰特点都有了新的认识。与一般抬头挺胸的鹤姿势不同，这只青铜仙鹤俯首刚啣到一条鱼，正准备扬头向上，便凝固成了一座雕塑品，生动地再现了鹤从水中取食的精彩瞬间，给人一种空灵生动的美。

纵观整个青铜仙鹤，从头部至尾巴的倒“S”造型，与“曲中有直”的双腿，构成了一曲一直的造型。再加上那看似无意的云纹踏板，完美地阐释了中国古代艺术造型的曲直理论。这只鹤看似静立不动，却于静中见动，有着闲庭漫步之美。

我想，正是因为青铜仙鹤真实地再现了金戈铁马的秦始皇鹤鸣九皋、声闻于天的豪情，它才被选入国家宝藏，让我们在惊叹中去品味其背后的文化深邃。



掌故

## 冬品火锅

□ 谭丁录

严寒冬日，大家围炉而坐，烫着小酒，谈笑风生。火辣滚烫的锅底，上下翻滚的羊肉，青翠碧绿的蔬菜，活色生香的调料，举箸大啖，大快朵颐，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！

考古发现，早在两三千年的商周时期，我国古代人民就开始吃火锅了。青铜鼎是商周时期人们做饭做菜、祭祀最常用的器皿，鼎有三足，不需另置灶台，做饭时将木柴放在腹下燃烧就行，将炊器与盛器结合到了一起，这种鼎其实就是最早的火锅雏形。

吃火锅，战国时期就比较普遍了，那时叫“温炉”。考古学家在陕西咸阳境内发现了一件属于战国后期的“青铜温炉”，此炉分上下两层，上层盛食物或酒浆，下层放炭火。

到了魏晋时期，人们更喜欢吃火锅了。从考古发现来看，此时已有各式各样的火锅，火锅的材质也不局限于青铜一类，出现了铁火锅、陶火锅等。那时人们还吃起了可以盛放不同汤料、烧煮不同口味的鸳鸯火锅。

东晋诗人陶渊明最大的爱好就是“采菊东篱下”，这是妇孺皆知的。据说有一年冬天，陶渊明吃火锅时，突发奇想将院子里盛开的菊花采下来，一瓣瓣洗净，再扔入火锅中。一会儿锅里竟然飘出了一阵阵异样的清香，吃起来味道鲜美。每到秋冬时节，陶渊明都以菊花火锅来招待他的朋友们，菊花火锅也因此传开了。

到了唐代，火锅已经是富人设家宴

的必备了，已然成为一种饮食时尚。诗人白居易《问刘十九》一诗中有这么一句：“绿蚁新焙酒，红泥小火炉。”生动地描写了吃火锅的场景，这里的小火炉指的就是陶瓷火锅。想想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人，边吃火锅边写诗，那种豪情让人羡慕。多少千古流传的唐诗，就在这温暖如春的火锅边诞生了！

宋代吃火锅渐趋平民化。在当年黄河流域一带，民间有暖冬风俗，每到农历十月初一这一天，家家都举办暖炉会。一家人围着火炉吃肉喝酒，何其温馨的生活，此即宋代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所谓：“十月朔，有司进暖炉炭，民间皆置酒作暖炉会。”

明代火锅盛行，明太祖朱元璋首创“风羊火锅”，且吃火锅已具有现代讲究的保健养生之功效。自小与火锅结缘的明代文学家杨慎以“谷黄米白饭如霜”对上弘治皇帝的上联“炭黑火红灰似雪”，皇上听后龙颜大悦，当即赏赐御酒一杯。

清代火锅风靡全国。火锅不仅在民间盛行，而且还成了一道著名的宫廷菜，清宫御膳食谱上有“野味火锅”，曾被作为国宴。

近代以来，文人雅士对火锅也特别钟爱。现代文学家梁实秋在一篇题为《胡适先生二三事》的回忆短文中，就描写了徽州火锅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，以及胡适对徽州火锅的偏爱之情。汪曾祺也是狂热的火锅爱好者之一，他在《肉食者不鄙》中提到的“白肉火锅汤头极鲜、肉片极薄”，引无数文人食客慕名品尝。

学而

## 以雪为歌

□ 李贤竹

我一直觉得，春天是从一树桃花开始的，夏天是从蜻蜓立于小荷开始的，秋天是从金黄的稻浪开始的，而真正的冬天是从雪开始的。没有雪的冬天总是有些缺憾，甚至感觉徒有虚名。

菊落红残，枯叶满地，百草颓萎，北风如奔突的烈马，大有席卷一切的气势。桃红柳绿、燕莺歌舞不再，万紫千红亦不再。人生的画布忽然一片灰茫，时光变得严苛起来，似乎已无路可走，无径可退。

而盛大的雪，无疑是冬天里的一种勃然气象。它发自然，又何尝不寓意着一种精神。当人生走向低谷，当年轮步入暮晚，我们叹惋的不是华年过隙，回望的也不该是往事如烟，而是挥洒满天空的雪花，连同自己心里的雪，覆盖住曾经的斑斓，抹平拥红叠翠的山壑，淡去从前的所有悲喜，让它无痕。不为物象所累，不患得患失。

在冬寒之夜，凭冷月临窗，任朔风呼啸，点燃一盆炉火，或煮茗，或酌酒，和家人闲话，或和友人清谈。让心归于宁静一隅，听时间如清流，缓缓而过。岁月，从未有此刻这么安详；自己，从未有此刻这么清晰。

大波大澜从心里漫过去，大红大绿从心里漫过去，人生似乎有了一个句结，有了确切的答案。一切似乎刚露端倪，人生才刚刚开始。

化繁为简，化难为易，化有为无，化色为空。于是，雪，纷纷扬扬，漫下来，成为人生

最美、最恒久的底色。依然是舞者的姿势，仪态却愈加从容；依然是歌者的豪迈，却是包容的、安静地倾听。气象万千不仅仅是绚丽的色彩，你看那一脉万里的山河，银装素裹，是何等的多娇！

“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”，苍苍莽莽，这是怎样的壮阔！

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天地之间，孤独也如此寥廓，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承担，一种坚持。

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雪，可以坐拥千年，静候千里来风，万里行船。

“六出飞花入户时，坐看青竹变琼枝。”雪，是最美的朱颜，生着白玉的风骨。

“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雪，写满乡愁，诉尽离殇。

“雪照山城玉指寒，一声羌管怨楼间。”点点雪韵，一曲《梅花落》，声声相思便入骨。

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，世上没有两片雪花是一样的，宛如竹席也好，柔似鹅毛也罢，还是细如砂砾，只要飞翔的梦还在，都是雪最美的样子。

最爱那一句，“余拏一小舟，拥毳衣炉火，独往湖心亭看雪。”撑一小舟，着细毛裘，带上火炉，独自前往湖心亭看雪。舟，人，雪；雪，亭，湖。天上人间，这是何等物我两忘的惬意时刻！

冬天，以雪为歌，如此肆意滂沱，如此丰盛繁茂。